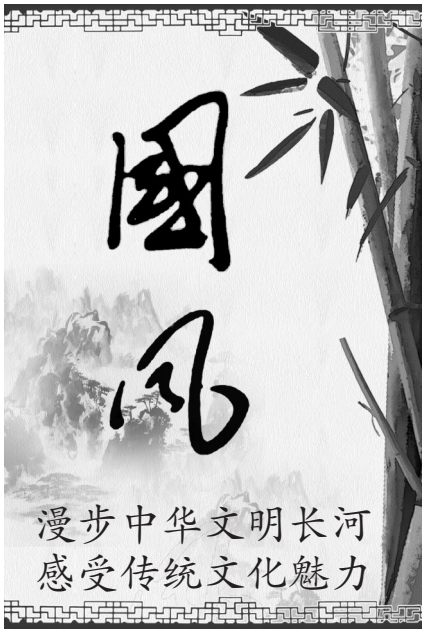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宋风遗韵

宋代的公天下

北宋名臣范仲淹未达之时,便立下大志:不为良相,便为良医,“夫不能利泽生民,非大丈夫平生之志”。朱熹评曰:“且如一个范文正公,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,无一事不理会过。一旦仁宗大用之,便做出许多事业。”其实“士当以天下为己任”这八个字,并不仅仅是范仲淹一人的抱负,而可以说是两宋士大夫的整体精神写照。那么我想探讨的问题是:为什么宋朝的士大夫会普遍生出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政治自觉?

南宋后期,宋理宗宠幸贵戚近臣,有一年蜀中地震,浙闽大水,御史洪天锡愤然上书,矛头直指皇帝:“上下穷空,远近怨疾,独贵戚巨阉享富贵耳。举天下穷且怨,陛下能独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?”洪天锡如此质问皇帝,是在要求理宗回到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传统中去。这个“共治天下”,当然也不是洪天锡一人的主张,而是两宋士大夫的普遍共识。那么我的另一个问题便是:为什么宋朝的士大夫群体会当仁不让地要求与君主“共治天下”呢?

两个问题,指向同一个政治学维度——“公天下”理想在宋代士大夫意识中的复苏。儒家念兹在兹的“尧舜三代之治”,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,便是《礼记》所言的“天下为公,选贤与能”。宋人以“回向三代”为志,比任何时代的士人都更加自觉地强调“天下为公”。我们可以举出非常多的例子——

北宋学者王禹偁说:“夫天下者,非一人之天下,乃天下人之天下也。

诗话事

情来对镜懒梳头

唐代女诗人李季兰在苏州送别心上人阎伯均,是在一个春天,直到晚秋方收到他的书信,手捧久盼的音书,一时泪流满面,感而吟诗云:“情来对镜懒梳头,暮雨潇潇庭树秋。莫怪阑干垂玉箸,只缘惆怅对银钩。”这首《得阎伯均书》真情流露,却又婉转出之,有论者称:全诗无“相思”二字,相思之情却溢于言表。

诗人坐对秋天暮雨潇潇中的庭树,忽有情思涌上心头,一种孤独的煎熬让她无意对镜梳妆。情郎远行后,这样的朝朝暮暮不知有过多少,如今忽得情郎消息,怎能不感极而泪流纵横。玉箸:指女子的眼泪。银钩:指书信。《书苑》:“晋索靖草书绝代,名银钩虬尾。”后因以喻书信。当初,李季兰送别阎伯均时写过一首《送阎二十六赴剡县》云:“流水阊门外,孤舟日复西。离情遍芳草,无处不萋萋。妾梦经吴苑,君行到剡溪。归来重相访,莫学阮郎迷。”盼郎早归,提醒阎伯均“莫学阮郎迷”。

阎伯均,排行二十六,刑部侍郎阎伯屿堂弟,风流倜傥,与李兰同为兰陵萧颖士弟子。萧颖士,开元、天宝年间以文学著名于世,年十九举进士,与颜真卿、李华等为友,乐于推奖后进,一时名士如李阳、皇甫冉、陆渭等都得到过他的奖掖。

阎伯均与李季兰相好,有同时诗人包何《同阎伯均宿道士观有述》透露了消息,其诗云:“南国佳人去不回,洛阳才子更须愁。绀琴白雪无心弄,罗幌清风到晓开。由冉修簪依户牖,迢迢列宿映楼台。纵令奔月成仙去,且作行云入梦来。”摹写了阎伯均与女道士别后的相思之状。

李季兰,名冶,季兰是她的小字,唐代著名女诗人、女道士,生年不详,《唐才子传》称她为峡中人,《全唐诗》小传则说她是“吴兴人”,今难定论。总之,她早年居峡中,有她的《从萧叔子听弹琴,赋得三峡流泉歌》为证:“妾家本住巫山云,巫山流泉常自闻。玉琴弹出转寥寞,直是当时梦里听。三峡迢迢几千

古风杂记

缪士毅

农历七月初七,是人们俗称的七夕节,也称之为“乞巧节”或“女儿节”,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。每逢此时,不禁吟咏起宋代秦观的《鹊桥仙》:“纤云弄巧,飞星传恨,银汉迢迢暗度。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,佳期如梦,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长久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。”

七夕节始终和牛郎织女的传说

理之得其道则民辅,失其道则民去之,民既去,又孰与同其天下乎?”

南宋宰相杜范说:“是以天下为天下,不以一己为天下,虽万世不易可也。”

朱熹在注释《孟子》“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”章句时也提出:“天下者,天下之天下,非一人之私有故也。”

南宋御史刘黻对宋度宗说:“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,非人主所得私也!”

另一位监察御史吴猎也警告宋宁宗:“谓事不出中书,是谓乱政……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,而用舍之间,为是轻易快意之举!”

宋高宗也不得不承认:“治天下,蔽以一言,曰公而已,朕亦安得而私!”

而当宋高宗意欲与金议和时,一名主张抗金到底的御史台检法官方庭实上疏向皇帝提出抗议:“今使人以‘江南诏谕’为名,或传陛下欲屈膝受诏,则臣下不知所谓也。呜呼!谁为陛下谋此也?天下者,中国之天下,祖宗之天下,群臣、万姓、三军之天下,非陛下之天下。”疏上,方廷实因敢言,升为监察御史。

既然天下非天子独有,而为天下人所共有,那么作为社会精英群体的士大夫便油然生出“士当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政治抱负,如水到渠成,理所当然。他们以政治主体身份提出的“共治天下”诉求,也具备了皇帝亦不能否认的合法性,“虽万世不易可也”。宋代政治的魅力,正是基于此而散发开来。

七夕乞巧多情趣

相连,这是一个很美丽的爱情故事。千百年来,织女与牛郎每年只有一次在鹊桥相会,从无变更,这份执着,这份深情,深深打动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心,于是,不惜笔墨,吟咏不绝,或赞美牛郎织女忠贞爱情,或咏叹牛郎织女不幸婚姻,或借题倾吐衷肠,或抒情吐露心声。东汉《古诗十九首》其一云:“迢迢牵牛星,皎皎河汉女。纤纤擢素手,札札弄机杼。终日不成章,泣涕零如雨。河汉清且浅,相去复几许。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得语。”诗人遥眺双星,为牛郎织女爱情受折磨而鸣不平。孟浩然的“他乡逢七夕,旅馆益羁愁。不见穿针妇,空怀故国楼。绪风初减热,新月始临秋。谁忍窥河汉,迢迢问斗牛。”诗人七夕的思乡之情尽在字里行间。唐代徐凝对七夕另有一番感受,在《七夕》诗中倾诉道:“一道鹊桥横渺渺,千声玉佩过玲玲。别离还有经年客,怅望不如河鼓星。”宋代范成大的“织女无言千古恨,素娥有意十分春”描述了织女隔着银河思念的愁苦之情。杜牧的《秋夕》: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,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诗中的宫女望着一年一度相会的牛郎织女,自然不无同情之心,情景交融,余味无穷。

“而予愿乞天孙巧,五色纫针补衮衣。”(唐彦谦《七夕》)七夕节民间有乞巧的习俗,此时,年轻的姑娘和少妇都要行拜祭礼仪,并向织女乞巧,祈求自己能像织女一样有双灵巧的手。早在东晋葛洪的《西京杂记》中就有“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,俱以习之”的记载。这在古诗中也屡屡提及,如五代杨璞在诗中就写道:“未会牵牛意若何,须邀织女弄金梭。年年乞与人间巧,不道人間巧已多。”唐代和凝的“阑珊星斗缀珠光,七夕宫娥乞巧忙”就反映了当时妇女忙于乞巧

闲话斋

古傲生

梁山泊的诗人

笔者闲来无事,跟大家唠唠《水浒传》里的梁山诗人群体。呵呵,您没眼花,梁山泊盛产好汉,也盛产诗翁哩。

梁山头号诗翁当属宋江。小说里宋江共写了九篇诗词,在草莽英雄扎堆的梁山泊里,绝对是鹤立鸡群,文采斐然。第39回宋江写了一词一诗,词乃《西江月》,“恰如猛虎卧荒丘,潜伏爪牙忍受”“他年若得报冤仇,血染浔阳江口”。诗乃一首七绝:“心在山东身在吴,飘蓬江海漫嗟吁。他时若遂凌云志,敢笑黄巢不丈夫。”这一词一诗写得很有些气魄,可惜它们没给宋江带来诗人的桂冠,却招来了牢狱之灾。黄文炳参透了宋江的心思,宋江被问成死罪,众好汉劫法场,真个“血染浔阳江口”了。第71回宋江写了阙《满江红》,72回又写了阙《念奴娇》,两首词水平也不低。除诗词外,还有一首儿歌“耗国因家木,刀兵点水工。纵横三十六,播乱在山东”,也很可能是宋江的手笔。

浪子燕青是梁山泊的二号诗翁。小说里他有两词一诗,两阙词乃第81回他见徽宗时唱的词,词意和时机皆颇具匠心,《渔家傲》婉约流畅,词里勾住了徽宗的心,《减字木兰花》走悲情路线,哭诉梁山的遭遇,博徽宗的好奇心和同情心。燕青诗词公关收奇效,为梁山招安奠定了基础。第119回燕青给宋江辞别信后写了首小诗:“雁序分飞自可惊,纳还官诰不求荣。身边自有君王赦,洒脱风尘过此生。”小乙哥对诗词的理解和应用堪称出神入化矣。

燕青的主人卢俊义也写过两首诗,一首是去梁山缉盗,属打油诗,一首是发配沙门岛,写得缠绵悱恻,“自是断肠听不得,非干吹出断肠声”两句也堪称绝唱了。

吴用写了一首藏头诗陷害卢俊义,切合智多星私塾先生的水平。

林冲第11回雪夜上梁山时,在

唐代罗隐的《七夕》诗:“络角星河菡萏天,一家欢笑设红筵。应倾谢女珠玑箧,尽写檀郎锦绣篇。香帐簇成排窈窕,金针穿罢拜婵娟。铜壶漏报天将晓,惆怅佳期又一年。”就展示了唐时人们合家过七夕的场景:全家聚餐,女子默默祈祷找个如意郎君,然后排成行,一位位向织女乞巧,热闹了整整一个夜晚。有的却独辟蹊径,到郊外潇洒自在地过七夕节,唐代卢照邻就在《七夕泛舟》诗中写道:“水疑通织室,舟似泛仙潢。”清代姚鼐也是在舟中度七夕,诗云:“木兰桨子藕花乡,唱罢厅红晚气凉。烟外柳丝湖外水,山眉澹碧月眉黄。”诗人在如此美妙的意境中过七夕,自然多了几分情趣,几分飘逸。然而,清代女诗人徐冰若对七夕乞巧看得却很平淡,正如她在《七夕》中写道:“银汉横斜玉漏催,穿针瓜果卸妆台。一宵要话经年别,那有工夫送巧来?”

七夕节也是合家欢聚的节日,



古代七夕节民间有乞巧的习俗,年轻的姑娘和少妇都要行拜祭礼仪。

朱贵酒店题诗:“仗义是林冲,为人最朴忠。江湖驰誉望,京国显英雄。身世悲浮梗,功名类转蓬。他年若得志,威镇泰山东。”此诗和宋江的反诗很像,读来更令人感慨。

鲁智深坐化,口颂一偈语。偈语是佛家唱诵词,也算诗歌。此偈语虽浅显,也包含了独特人生体悟,值得回味。

史进和穆弘在东京樊楼合作了一首七绝,颇有趣味:“浩气冲天贯斗牛,英雄事业未曾酬。手提三尺龙泉剑,不斩奸邪誓不休。”两位大才,算梁山诗翁里的豪放派了。

《水浒传》中还有多首山歌,其作者有白胜、三阮、张横等人。山歌粗鄙,抒发的却是真实情感。最令人惊艳的是白胜黄泥岗唱的那首“赤日炎炎似火烧,野田禾稻半枯焦。农夫心内如汤煮,公子王孙把扇摇”,此歌有比喻,有对比、夸张,可说桂冠全书。看来真是诗在民间啊!

诗云残暑

唐代诗人白居易多次写到残暑,他在《曲江早秋》里诗云:“早凉晴后至,残暑暝来散。”那是曲江风光,早秋晨清凉,写得美,也写得实在,还有朦胧恍惚的感觉。他在《秋凉闲卧》里写道:“残暑昼犹长,早凉秋尚嫩。”写得诗意轻巧,那残暑酷热,让诗人感觉热昼漫长,那秋凉刚刚露头,尚不意浓。他还在《残暑招客》一诗里写道:“谁能洵晚秋,闲饮两三杯。”那消暑,乐在闲饮,这是诗人的惬意情怀,也是意趣人生。可以想象,诗人约来三五好友,欢饮畅谈,避暑乘凉,实乃美事。此诗情,在他的《宴散》诗里也写出了至境之美:“小宴道凉散,平桥步月回……残暑蝉催尽,新秋雁戴来。”那宴饮散席后,凉夜微风拂,踏着月色下的小桥上归去,暑气在蝉声中消失,看着大雁南飞,多好的新秋夜色,既迷人,也醉人。

国学小知识

古代是怎么用漏壶来计时的

漏壶,又叫漏刻,刻漏、壶漏,是古代利用滴水多寡来计量时间的一种仪器。分为单壶和复壶两种。漏壶按计时方法大体可分为两种:一种是观测容器内的水漏泄减少情况来计量时间,叫做泄水型漏壶;另一种是观测容器(底部无孔)内流入水增加情况来计量时间,叫做受水漏壶。在一些文明古国,如中国、埃及、巴比伦等,都使用过漏壶。

我国在周朝已有漏壶,春秋时期被普遍使用。我国最早的漏壶是用铜壶盛水,壶底穿一个小洞,壶中插一只标杆,叫做箭,它的上面刻有度数,箭下有箭舟托着,浮在水面上,壶里的水逐渐地漏下去,箭上的度数陆续显现,以此来计时。这种漏壶也有箭漏之称。我国还曾使用过以滴水的重量来计时的称漏,最早制造于北魏时期,唐、宋时代盛行过。此外,还有一种以沙代水的沙漏,它的记载最早见于元代,但使用并不普遍。中国历史上用得最多、流传最广的还是箭漏,现存最早的实物是西汉时期的单只泄水型铜壶。东汉时期出现了多级漏壶,国家博物馆保存的元朝延祐三年(1316)漏壶是现存最早的多级漏壶。

说文解字

李学开

古人倚门为哪般?

“悬知倚门望,遥识老莱衣。”(王维《送友人南归》)“将趋倚门望,还念同人别。”(高适《宋中别李八》)“慈母倚门情,游子行路苦。”(王冕《墨萱图》)我国古代诗词中高频率出现“倚门”一词,“倚门”是古人表情达意的一个文化符号。

“倚门”,亦作“倚闾”,意为靠着门。李清照《点绛唇·蹴罢秋千》:“和羞走,倚门回首,却把青梅嗅。”词人借助“倚门回首”这一细节,形象地描绘出一个纯洁少女惊诧、好奇、害羞的微妙心理。

古人常用“倚门”表达父母盼子归来的殷切之情。李善祐《送王牧往吉州谒王使君叔》:“使君怜小阮,应念倚门愁。”诗人设想王牧的叔父见到王牧后一定十分怜爱,舍不得让他离开。诗人叮嘱王牧说,你母亲还在倚门而望,天天盼着你归来呢。张说《岳州别子均》:“他日将何见,愁来独倚门。”这首诗是诗人写给长子张均的一首赠别诗,意思是说,此次一别,不知何时相见,等待我的将是无休无止的念子望子之愁绪。曾丰《留别金陵故旧》:“留客故人虽意厚,倚门有母待儿归。”朋友留客的情谊虽然深厚,但母亲翘首盼望儿子早点回家。

“倚门”也可以用来表达思亲的凄苦之情。李白《北风行》:“倚门望行人,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。”征人在前方作战,闺妇日夜盼望征人平安归来,“倚门”表现了闺妇对征人痛彻心扉的思念。胡仲弓《闺怨》:“别后妆台镜懒开,倚门日日望书来。”与丈夫离别后,闺妇懒于梳妆打扮,天天倚门等候丈夫的书信。晏几道《清平乐·寒窗酒醒》:“翠黛倚门相送,莺肠断处难声。”才子离开家门,朝西出行,佳人倚门送别,黯然伤魂。

“倚门”还可以用来表达落寞、痛苦之心境。温庭筠《菩萨蛮·南园满地堆轻絮》:“时节欲黄昏,无聊独倚门。”黄昏时分,女主人公无聊地靠在人上望着那黄昏风景。“倚门”表现出女主人公寂寞、百无聊赖的心境。杜荀鹤《乱后逢村叟》:“至今鸡犬皆星散,日落千山独倚门。”鸡犬不知去向,老翁日落时分孤零零地倚门叹息。“倚门”一词,传神地刻画出老翁孤苦无依、痛苦不堪的情状。

去、海棠花开,实有秋凉之美、秋意之爽。在《晚思》一诗里,范成大还写道:“残暑一窗风不动,秋阳人竹碎青红。”作为南宋著名田园诗人,看着那残暑犹存,万里无风,在秋日余晖里,感怀竹枝斑驳,碎影青红。

陆游也写残暑,他在《风雨》诗里写道:“残暑时当尽,清风势自回。”他在《残暑得小雨颇凉》里写道:“自欣无一事,岸帻倚胡床。”他还在《新秋以窗里人将老门前树欲秋为韵作小诗》里写道:“残暑无多日,幽居近小江。酒醒中夜起,松月入山窗。”说真心话,我更喜欢苏轼写的残暑诗句,那一句“今夜雨,断送一载残暑”,写得直率、轻松、简洁,且有趣味,那是苏轼送友话别来到江边,听钱塘江潮声,在酒醒梦醒时,自言自语,起兴作诗。